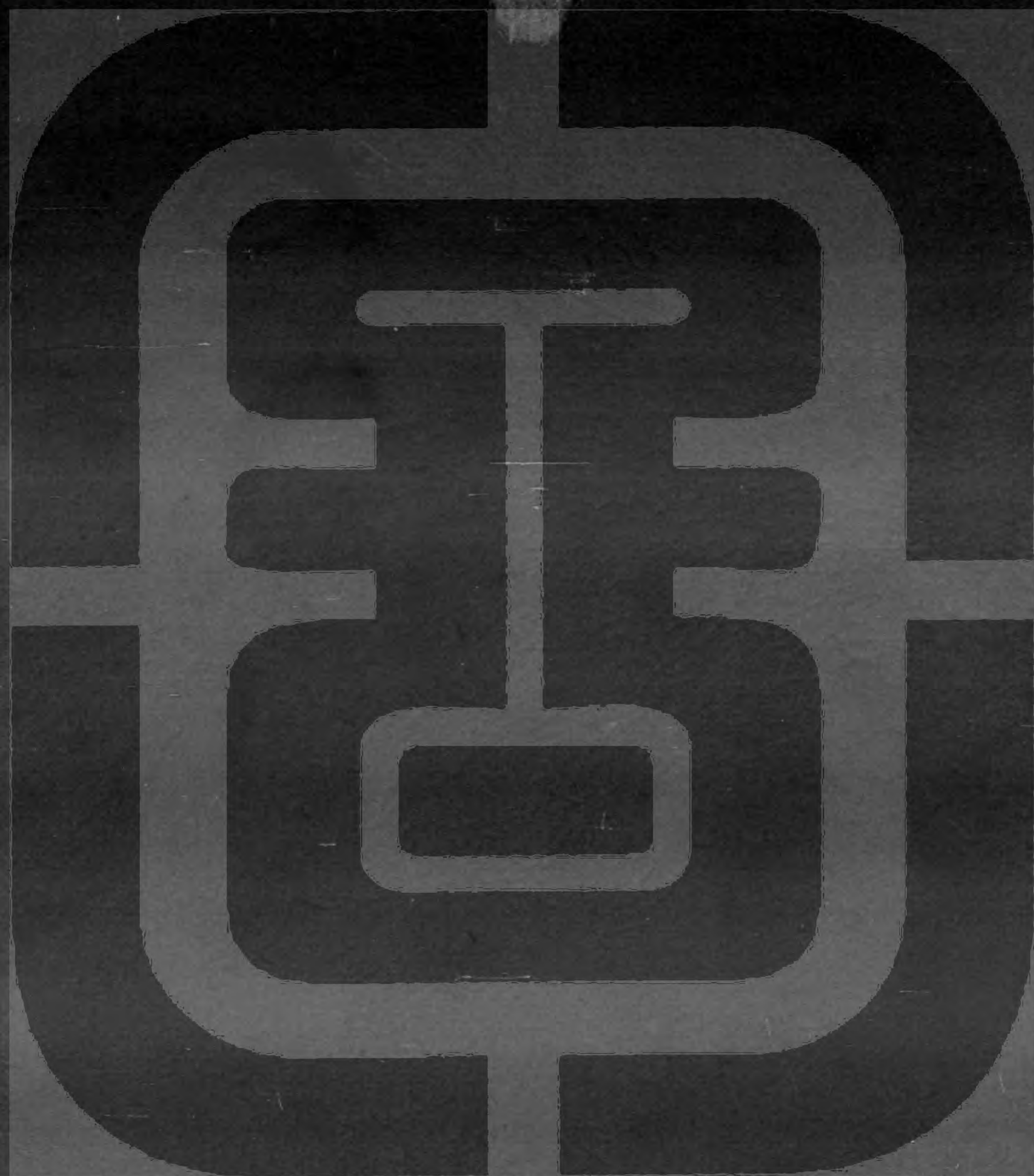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九十四冊





細素雜記卷三

宋

黃朝英

著

湖陰

唐溫庭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視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司徒導與王含書曰大將軍來屯于蕪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周顛傳云王敦軍敗於蕪湖又甘卓進爵于湖侯王允之鎮于湖按晉



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二有蕪湖縣讀史者常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既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允當其湖陰詞云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驄金面青蓮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蓋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他安可稱乎

### 雲夢

筆談云舊尚書云雲夢土作又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

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之楚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閒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



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按漢高祖用陳平謀僞遊於雲  
夢註家無解釋文爾雅云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  
縣東南之邱湖是也恐爲未當

### 耳孫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邵云  
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  
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  
表在八世顏氏曰耳孫諸說不同據本紀及諸侯王表  
說梁孝王元孫之子也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

胸鞮單于云烏單于耳孫以此察之李云曾孫是也然  
漢書諸處人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按爾雅  
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  
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  
仍耳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  
錯也上造秦第二爵名曰應劭以爲第十六誤矣又以  
耳孫音耳有耳聞之義又其謬矣如此

### 尊羹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



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末下一作鹽豉所載此而已及未下觀世說又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或以謂千里末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說也或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是蓋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爲地之廣則當云蓴菜不當云羹也或以謂蓴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故云未下鹽豉是又不然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但以其地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又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

羹豈關魯衛齊高帝曰蓴羹故應還沈蓋文季吳人也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未下蓴二公以千里末下爲地名今詳陸答語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蓋舉二地所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有千里之遠但未下鹽豉何支離也

### 軒渠

後漢蘄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按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受眾小水將達而不溝



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云少而渠振發亦未爲穩當惟世說載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舉舒王詩義云仙仙軒舉之狀乃爲盡善宋子京爲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病劇而天又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卽何夫人之子軒渠卓異魯公曰是天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是真得漢書之意

### 婪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唼尾卽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吳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潁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爲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卽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云休者貪也謂處於座未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旣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唼也唼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杯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



學海類編 卷三 五 考據  
詩又云三杯藍尾酒一牒膠牙餠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太冲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

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醕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按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谷號曰白波賊眾十餘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祀祠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



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當有悞恐有所據而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詳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只因既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而商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中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王詠柏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乃椅字於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爲郎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倚卓之在前者爲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淇澳曰倚重較兮新義曰倚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者爲倚論語曰如有所立卓爾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然在前也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



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椅棹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

### 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福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郟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武定軍節度使新唐書黨項書曰思孝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使以

孝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因賜國姓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緗素雜記卷二

緗素雜記卷四

齧伯音沓

宋

黃朝英

著

家訓云晉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襄州號為齧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為嚙羹之嚙亦不知所出但耆老相傳世間人有齧齧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張纘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竝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徒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袞空賣官之路一切以公



議格之非文辭者悉擯不用世謂之齶伯以其齶齶無賢不肖之辨云蓋衮州之遺意也

意也三鱣王王篇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當作鱣魚飛集講堂前註

云冠音鶴即鶴雀也鱣音善其字借為鱣鮪之鱣俗因謂之

鱣知然反按郭璞註爾雅鱣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

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區長一丈餘安有鶴雀能致一者

况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鱣魚長不過三尺大不

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者卿大夫服之家也

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鼈鱣鱣說苑曰鱣似蛇竝作鱣乎蓋假鱣為鱣其來久矣又杜少陵云勅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又平聲押之恐誤也

阿堵猶今人言這箇也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繞牀使

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閱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其指

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

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

之傳亦云得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



學海類編 卷四 二 考據  
文公寫真詩云誰謂彼己子而傳阿堵神又答書詩云  
久謝輪囷器羞言阿堵神皆用此也

橐黎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虛連題註云前書匈奴傳單  
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橐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  
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一云橐黎天子也匈奴之號橐黎猶之漢人稱天  
子也與此小異永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  
尙靡識於橐黎枚皋屬文徒率成於飢馘又沈元用謝

啓云讀橐黎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尙慙博  
學然陸機不識橐黎事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橐黎  
謂皇甫謐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術各寺留僧三十八節  
度一州各一寺三等一年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  
余按會要云大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  
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杭  
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核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曰雞二曰犬三日豕四曰羊五日牛六曰馬七日人八曰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按宗懔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為羹

剪綵為人或鏤剪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倉為安仁峰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名集此為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勳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為穀而魏收所引董勳之語止及於七日何耶然安仁峰銘所用亦云七日為人而宗懔指此為證蓋宗懔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



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  
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  
美其窮核典籍真奇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  
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甸大遠周稱流  
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  
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 曲水

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徐肇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其怪乃招攜之

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  
非好事東晉進曰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  
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  
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悅又韓詩曰鄭  
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執  
蘭草被除不祥上巳卽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  
以流酒杯而行焉漢書八日被霜水亦斯義也又荆楚  
歲時記曰按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蘭



今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被除氛穢並其  
義也元魏孝文帝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因之  
流水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風俗通  
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收除疾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  
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被除去宿垢疾爲大潔  
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三日中立不  
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人家皆於東流水爲祈禳自  
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劉昭注云郭虞之  
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何足驚被風俗

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  
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時  
不復用三日月水宴之禮

### 著朔

嘗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乃用月  
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日庚戌朔初十日  
己未俗乃云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  
寅者卽月建也習非承誤每每如此蓋不考古之故也  
余嘗觀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



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己丑望後六日  
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  
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又云成王元  
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  
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故顧命曰惟四月哉  
生魄又云康王十一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  
呂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春秋書桓公三年秋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

其餘史傳及唐韓柳之文與本朝先達士大夫文集未  
嘗謬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著明之遺法也羅疇老  
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日之可也必曰朏曰望曰旁死魄  
曰哉生明曰哉生魄何也蓋月有小大故紀事者每志  
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  
得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叙末云元祐五  
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正用月建也  
殊可嗤笑

祖道



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軼注云軼犯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柏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軼而去詩云取羝以較祖道之禮蓋封土爲較壇也漢疏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共反張竹亮反劉屈氂傳云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注云祖者送行之祭因設燕飲焉顏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彧傳云彧死帝哭之祖日爲之廢

燕樂注云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按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遠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按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於行始方來有繼之意余按左氏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故祖祭必用一神以爲祖神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言其意義如此耳然陳寵傳注云昔共工之子



好游歲終死爲祖神荀彧傳注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帝之子壘祖好遠游而死于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三家之論不同如此

### 臘臘

楊子曰不臘臘也歟注云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臘力侯切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盍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按禮記外傳云蜡祭卽臘祭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謂之蜡祭秦曰臘黃衣黃冠而祭休息

田夫也既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也按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謠歌勸帝求長生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漢仍之也余謂史遷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爲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  
按史記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臘曰嘉平即非夏后祭  
名疑六帖為誤

之夏曰嘉平與曰前師風曰大蜡漢曰臘注云夏曰嘉平  
按史記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臘曰嘉平即非夏后祭  
名疑六帖為誤

緗素雜記卷五

宋

黃朝英

著

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咸咸哀閒以律令為尚書莽篡  
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閉  
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  
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通曰昔共工之子好遊歲終死  
為祖神漢家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遠  
近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



行火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按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旺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於辰故魏臘用辰管金行金衰於丑故晉臘用丑丑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

### 正陽

嘗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云

日月陽正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正謂四月爲不然按爾雅月名十月爲陽則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巳正陽也無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萋處云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示此所言皆夏時者蓋夏時據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爲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明矣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



學淵類編  
破又按西京雜記云陽氣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爲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按書之堯典於堯之時稱之於堯之前稱古則昔與古爲近故日入至於星出亦謂之昔昔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之宜矣古遠則庸有稽焉故書大誥言若昔朕其逝周官言若昔大猷微子之

命言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此古昔之辨也又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義引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嘉客如此非適今也其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也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之以人言之者謂其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之者謂其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風遺烈猶在也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事必察而後見故謂之在昔

烏鬼



學海類編  
筆談常論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不解其義惟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鷯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鷯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鷯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鷓鷯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中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其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羣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鷂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

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鷓鷯乃老杜所謂烏鬼也按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鷯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羊於鄜時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



學海類編  
金氣伏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按歷忌云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按陰陽書曰夏至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端午

李濟翁資暇集云端五者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

鶯角黍端午者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竝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鄮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三十年端午之義別有見耶所載此而已余按宗懔荆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午烹鶯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於理

爲詩

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元澤謂



學海類編  
卷五  
五  
考據  
爲學始於詩詩始於二南其意以謂爲者殆猶老子之  
爲學爲道論語之爲禮爲樂之謂也沈存中筆談乃云  
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  
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  
南未至于舞大夏大舞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  
詩而已何其牴牾耶按漢書王莽傳云初申屠建嘗事  
崔發爲詩顏帥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  
詩爲爲詩則存中之說非經義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  
雅云菴王芻郭璞注云菴蓐也今呼爲鴟脚莎或云卽  
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蓄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  
道旁可食亦作筑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蕭竹則明知  
非筍竹矣今人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  
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  
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  
玉旁非士衡者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  
和疑當時亦指蕭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耶

### 遷鶯

劉夢得佳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所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門友動又云杏園

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 踐鴟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踐鴟至死不饑云踐音蹲踐鴟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郪安縣有大芋如踐鴟也東坡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



芝益氣充肌余按大唐新語載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  
板文選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看毛蘿蔔也蕭嵩聞  
之撫掌大笑又按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  
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云承惠  
蹲鴟舉朝驚駭尤可嗤笑

湘素雜記卷五

湘素雜記卷六

宋

黃朝英

著

猗嗟

元度確論云猗倚也若曰猗嗟昌兮猗重較兮猗與漆  
沮猗與那與皆中有所倚而生嘆也至于猗彼女桑乃  
以謂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而猗之義不通矣故經  
義以謂承彼女桑而猗之乃所以爲倚蓋詩人所記適  
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工然說猗重較兮以猗爲嘆  
辭恐于義未安蓋亦不詳考舒王經義而誤爲之說也



學海類編  
淇澳義云猗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猗自訓倚而  
以爲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 兔爰

古語云麀無膽兔無脾鵠無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如  
此按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麀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  
無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  
知其無脾舌所以通語言無舌則無所告訴矣故詩以  
鵠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無舌  
又許慎注淮南子云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

百鳥之鳴也無聲者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  
舌無陰故無聲也

### 說貓

雜俎云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縵其鼻端常冷惟  
夏至日煖沈存中嘗論歐陽公會得一古畫牡丹叢下  
有一貓未知其精麤丞相吳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  
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正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  
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  
眼朝暮則睛圓日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正肅公雖



曰善求古人之意然說貓處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迹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蓋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禘之神助譽祭事事成而止則當以履帝武敏為斷句歆字連下句讀之乃為允當今學者皆讀為履帝武敏歆殊無義旨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歆字耶

芍藥附握椒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芍藥以為男淫女蓋芍藥破血令人無子贈之以芍藥者所以為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椒以為女淫男蓋椒氣下達用以養陽貽我握椒者所以為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畱滯周南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爲太史無忘我所欲論  
著矣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  
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  
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  
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

言己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詞也又按孝武本  
紀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韋昭注曰說者以  
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  
惲所稱余嘗攷之史記自序前所稱司馬談爲太史公  
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爲太史公者蓋後人所  
定也按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  
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臣瓚曰百官表無太史  
公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余按班固郊祀志曰有  
司與太史公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司馬遷則



學海類編  
談遷父子相繼爲太史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爲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爲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爲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太公召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韋昭乃以司馬談爲非太史公又以遷爲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 石鼓

倦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于

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間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礮者古篆剝蝕可辨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而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八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五 考據  
尚見在世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十猶八九此  
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  
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  
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  
傳之外三代文章其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  
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  
最多其志所錄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  
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  
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

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王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  
靡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  
妄者余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爲  
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  
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  
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義訛  
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按後漢虞延傳云帝乃



學海類編 卷六 考據  
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  
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  
囚徒胡廣注云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攷辭狀有侵冤  
者即時平理也又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  
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  
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  
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  
癸亥慮囚或以旱慮囚或遣使慮免汝州輕繫皆以錄  
爲慮余按太元云滯于狴獄三歲見錄據集韻云錄音

良倨切寬省也蓋唐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錄爲慮未之  
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其字爲思慮之慮蓋  
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  
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  
慮字之明驗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緗素雜記卷七

宋 黃朝英 著

固桑

新序云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此  
樂者乎固桑進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  
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  
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  
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  
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



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毳平公默然  
不應余按說苑云趙簡子游于西河而樂之嘆曰安得  
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  
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能來  
者吾君其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  
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  
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  
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  
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

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按新序說苑皆劉向所撰也  
新序作平公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  
何異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爵筦饒事而新  
序文王作恭王筦饒作筦蘇又班固古人表云晉船人  
固來顏師古曰卽固乘也又爾不同何邪

### 六璽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  
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之璽皆以武都紫泥  
封之又國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得天下所刻其



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  
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  
梁松持璽詣苑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  
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云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  
綠綈其上又吳書云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  
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交玉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  
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袁術將  
僭號聞堅得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孫皓送

金璽六枚按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  
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不知二家何者爲得吳  
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于文不異曩  
所得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 三臺

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  
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  
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尙書三日



學海類編  
之閒周歷三台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說動邕心抑希  
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送酒蓋因北  
齊高陽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  
酒按魏武帝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  
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于臺上因名焉又按北史  
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  
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焉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  
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  
朝羣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

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錄乃云北齊  
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  
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羣臣而得名  
也

### 廁牖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牖身自澣洒  
蘇林云牖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牖行團也孟康曰廁行  
團牖中受黃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牖余  
按說文以牖爲築牆短版度侯切而玉篇集韻以牖行



圓字爲从宀从兪音投由是知中裙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廁踰者謂其父園囿之板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澣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顏師古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顏氏之說則汗衫謂之廁踰有害于理而石建澣洒汗衫亦未足爲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廁爲廁踰其說良自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俗謂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叙瓚以園汁沃頭

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囿因影爲沃頭焉蓋濟翁當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廁踰之說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 樂部

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出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遊苑中適見繫牛于林杪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



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  
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長風漢武潯陽事  
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  
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  
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  
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近  
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  
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  
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

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 寒鼈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  
今之潛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復引鹽鐵論羊  
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  
句云膾鯉雋胎鰕因注詩曰包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  
云膾遂改寒鼈爲包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  
寒方連之巢鼈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拳拳取  
也何以對下句之膾邪况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寒字于理未安上句既改寒爲寒卽下句亦宜改膾爲  
取縱一聯稍通亦安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  
故用寒字豈可改爲寒邪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  
意所載此而已余觀荆楚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  
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食又云崔植簿徒見史篇則作  
寒字語言錯亂竟未詳其旨意然以此考之益信其使  
寒字而五臣注解乃妄有改易明矣

### 懼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率

尤繁農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  
無應上他日舉觸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  
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耶得非獄市之閒冤枉未伸乎  
諸相未及對申漸高歷陞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  
上因是悟之翌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  
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爲虛矣又江南野錄  
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  
勢卽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  
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



令權務半而征之余嘗攷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國  
初野錄以爲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  
同如此孰謂書可信耶

### 一麾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  
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  
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以阮始平詩云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  
不用後爲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

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  
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凡此以  
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  
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于理無礙  
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  
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  
云竟獲一麾行是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搜羅搜字从手旁作婁爾  
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  
羅之辦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  
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儂儂兒矣乃加人焉

### 阿奴

晉書周顛傳云顛弟嵩嘗因酒曠目謂顛曰君才不及  
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  
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案絡秀傳云嘗冬至置酒絡  
秀舉觴謂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竝貴

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  
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  
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  
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云阿奴周謨也然則  
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蓋史  
誤也顛嵩俱爲王敦所  
殺謨終丹陽令

### 摸索

劉夢得嘉話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  
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之而東坡雜記又云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  
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  
二說人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  
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  
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  
元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雜  
記乃以敬宗爲徐陵以何劉爲曹劉錯雜如此益知非  
東坡之說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言如醞  
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寬博有餘也醞于問切藉  
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鶚演義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  
也蘊者蓄也藉者積也籍者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  
引陸賈傳云聲名藉甚謂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  
籍甚謂狼籍甚盛也蘇鶚解狼籍者物雜亂之耳狼謂  
豺狼也籍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  
亂遂成狼籍之名藉爲籍者遂其語順也



臺鳥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之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觀顏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誤作鳥鳶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簡編所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爲鳥鳶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諭

鳩鵲

字說鳩从句鵲从欲解云鳩鵲多欲尾而足句焉余少時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鳩鵲交時以足相句促鳴如鼓翼相鬪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句足爲魅藥今觀鳩鵲羣集木上其閒或有雙墮地者以是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千百家小說之書無所不取也唐韋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鸛鳩不逾濟而已其他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鞦韆



學海類編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無際作秋千賦序云  
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  
轉爲秋千後人不曉本義乃旁始加革爲秋千字案秋  
千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今藝術  
曰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趨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  
至寒食節競豎秋千令宮嬪輩以爲晏樂帝呼爲半仙  
之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嘗謂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

楊柳之楊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予使虜至古契丹界  
見大薊樹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  
也如揚州宜揚荆宜荆之類余案古本尙書及太史公  
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竝無作楊字者乃知濟  
翁所論爲得經義而存中之說謬矣



緗素雜記卷八

餘通命也... 此因國... 出... 貝人... 緗素雜記卷八

緗素雜記卷九

馬歲

宋

黃朝英

著

司馬溫公考異云張萬歲掌國馬唐統紀云萬歲三代  
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為齒為張氏諱  
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  
則謂馬歲為馬齒有自來矣豈為張氏諱哉

格五

漢吾邱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塞也說文曰



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塞先代反又世俗有蹙融之戲謂以尖局取一道人各行五棊卽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謂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庾元威著之座右云古所言蹙戎者卽今之蹙融也其說甚佳然謂生於黃帝蹙鞠則又誤矣案漢書枚舉傳云蹙鞠刻鏤又霍去病傳云尙穿域蹙鞠顏師古注云鞠以韋爲之中實以毛蹙蹙爲戲樂也則蹙鞠非蹙融明矣案西京雜記又云漢

成帝好蹙鞠羣臣以蹙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又唐薛嵩好蹙鞠劉錡勸止之曰爲樂甚眾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皆謂蹙鞠爲勞動則明知非蹙戎也今人又以蹙鞠爲勞擊鞠蓋蹙擊一也沈存中乃以擊鞠爲擊木毬之子故謂與蹙鞠異反以爲傳寫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鞠其義甚明

錫粥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



學海類編  
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徐盈切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卽今賣錫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錫字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焉而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錫天其亦用鄭箋吹簫賣錫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常攷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錫云是宋考功詩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

但未見宋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俱仕武后朝故所傳各有訛誤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錫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著早桐客歐錫粥對禺中寒食清明多用錫粥事

儲胥

揚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努陔又長楊賦云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呂延濟云槍纍作木槍相纍爲柵也蘇林注云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焉外儲也顏師



古云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為儲胥  
 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  
 云風雲長為護儲胥宋子京觴孟昭園云密疏叩儲胥  
 又侍宴云秋色徧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藉在儲胥  
 又答朱彭州云九番官樹老儲胥又續春詞云蒼龍驅  
 暖入儲胥蓋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  
 胥也故張平子西京賦云既新作於迎風加露寒與儲  
 胥又沈約應教詩云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  
 武帝諸子傳檄云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

或有穹廬氈帳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後加露  
 寒儲胥一館

名識

歸田錄云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  
 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  
 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又曰郊音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  
 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  
 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



見用以卒可以爲宵小人之戒也又西清詩話云宋元  
憲公始拜內相同列譜其姓宋而郊名非使公奉詔更  
名庠意殊怏怏不滿會引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  
年葉戲答公曰清臣宋郊榜第六中選徧閱小錄無宋  
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  
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  
生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戎寇邊車駕幸  
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  
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收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捷上

甚喜卽以爲將作監此乃以姓名盜爵祿者也此與元  
憲公姓同而事異良可嗤笑

### 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陽因家  
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于詩  
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  
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點爲建安吳興  
令終于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子爲嗣又按吳均傳云先  
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按江洪齊時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五  
考據  
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時王僧孺與太  
學生虞義邱國賓蕭文炎邱令楷江洪劉孝孫以善辭  
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則洪仕於齊梁  
閒明矣淹與洪其系皆出于濟陽考城而又俱仕于齊  
梁閒淹嘗爲建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于建  
陽則江爲之系實出于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  
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言之蓋  
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度而爲之說也

房喬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閣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  
真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爲名或書名而不書  
字者其論甚美然謂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乃云房喬字  
真齡旣而云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甚美  
也末云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目如懸鈴者佳  
則真齡果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懸鈴者乃鈴鐸  
之鈴而真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齡之齡故字以喬  
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然房梁公名字大  
抵不同真贊云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云房喬字真齡而



新史云房元齡字喬皆未詳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宏中  
神道碑云諱宏中字某按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宏  
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稱爲王宏中然則宏中必字也碑  
文誤耳政與房喬名字一同

### 高陽

太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  
賤民酈食其時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下爲  
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遽雪足櫂矛曰延

客入又世說載季倫每臨習郁池未嘗不大醉常曰醉  
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爲之作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  
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高陽案史記及漢書食其  
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公略地陳留郊使  
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陳留明矣又案晉書  
載山簡鎮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  
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陽習池謂之高陽池者  
蓋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







學海類編 卷之十一  
矣及觀和嶠傳又云從事中郎庾敳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而世說亦云子嵩日和嶠云云何其謬歟良由修史者雜出於諸儒而非一人之筆故其謬戾如此今之學者至有云和氏之松千丈益謬矣

顏介

北史載顏之推齊文宣時為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而唐書又曰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與北史

所載不同北史云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示不忘本也而唐書云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功初為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又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又與北史不同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則之儀為長推為次明矣而北史載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則以之推為兄之儀為弟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貴學

顏氏家訓云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



幾人凡見幾事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由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其說信然余案晉書虞嘯父仕孝武帝爲侍中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尙溫鰲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尙獻帝大笑唐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閒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又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

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良可嗤笑

刊詔

晉書劉邈傳云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辭詔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或宣揚之故誦者以此多邈又徐邈傳云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輒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夢筆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梁江淹傳云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  
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便探懷中得五色  
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  
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  
用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又唐李嶠爲兒時夢人遺  
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  
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爲文辭者多以江氏爲夢筆之裔  
然淹夢人取筆殆非佳語不知紀氏李氏亦自可稱夢  
筆之裔尤爲佳也然蒙求注引典略云江淹少夢人投

以五色筆因而有文章此一事又不載於本傳何耶

皆嘗甘羅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茂因說趙有功始皇對爲上卿未嘗爲秦  
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相傳以爲甘羅十  
二爲秦相大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入齊又使於  
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蠡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  
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



學海類編 卷十  
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  
誤爲之說也

金根  
劉公嘉話云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  
庸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之曰  
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  
爲諫院不受又大唐新語云張由古素無學術歷官臺  
省嘗於眾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  
燕山銘典引等竝在文選中何云無由古曰此竝班孟

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

杖杜 杖音第

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  
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杖  
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涉曰此謂杖杜何也  
涉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  
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云甚欲去爲  
湯餅會惟愁錯寫弄麀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  
事







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徧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于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耳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輟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啜蝶雌黃紫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



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  
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  
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自魏  
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  
大信寘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閒焉自今已後坐  
朝眾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  
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  
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

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裾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  
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  
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來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  
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卽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  
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樹橘最佳歲  
收不耗正爲此耳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  
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



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也  
北京留守土宣徽洛中國宅尤勝中堂七間土起高  
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  
地室常讀書于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  
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  
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  
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耳朝廷爲留之高麗本  
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熙甯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于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  
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  
歷任以來竝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  
而浣之命尙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  
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  
綾七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爲綱音肩引急  
也帛爲褶褶袷也鄭云禪爲綱有衣裳而裏者也帛



爲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  
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  
從戎隋制纘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制縛袴  
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鞞一人  
緇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音至階  
一人執青儀囊不惶國朝故事御史中丞莅官呵引  
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  
亦引惶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諡曰莊穆蓋公  
主賜諡始于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  
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  
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  
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  
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  
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



又市中空地謂之塵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  
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虜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  
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  
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  
也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  
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  
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

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燭  
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  
謂偏辭難信取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  
原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  
賢敗類孰過于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徙  
根翦葉斥出臺隅庶懲彼將來謝此眾屈歷觀自昔  
文集未嘗有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同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  
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是也



學海類編 文淵閣 卷之...

與父同存香如日同... 史謂飲同與善同... 文樂未嘗有曲... 辨讓業不出臺... 寶鼎賦... 湖海對... 爾論... 而甘... 今日...

月下偶談

林屋山人俞炎玉吾著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者為陽在山北者為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在水者則面向上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倌註云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即今之磋也

學海類編 月下偶談 一 考據



東

千箇反

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一

也

蘇一氏八十餘十五氏千二百餘蓋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暝在風在地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書費誓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羣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婦人為媽媽亦是此意蟻亦不入他羣故呼為馬蟻一名元駒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觀鳥之所向



蝨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嚮見一書云爾今忘其書名而立別其體之類也  
肝屬木當浮而反沈肺屬金當沈而反浮何也肝實而  
肺虛也石入水則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  
浮而南海有沈水之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  
爲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居曰鳥之雌雄難  
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沈者是雄浮  
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

一作仰

其軀非徒生時

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始制先  
楮氏遺書云陽氣聚而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  
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窗戶牖兩面伺之  
皆承來氣衝擊于人是則出入氣也以草木葉投井  
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水  
不洞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  
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子



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病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畜

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繆公亡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予近見里人葛恆齋食馬肉渾傷以煮酒入鹽飲之而愈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左氏傳云國狗之瘕無不噬也杜預註云瘕狂也宋書云張收嘗爲獬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獬居例反亦作術征列切狂犬也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子伏已而鹽其腦子犯曰吉吾其柔之矣杜預註云  
腦所以柔物今人熟皮必用豬腦欲其柔也昔有人  
食豬腦一具暮年手足軟弱不能下榻遂成癱瘓乃  
知內則與左傳之說皆不誣矣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鱸魚有骨名乙  
在目傍狀如篆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  
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元謂乙爲  
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若

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字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  
字或謂蛙形象出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  
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  
鵲貓狗亦皆能之甯特鴨與杜字

野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燐螢火亦曰燐  
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隨  
先人往無錫青陽匯收租夜見鬼火無數騰騰而來  
眾驚走獨老僕乘醉趨前撲之乃石柈葉之溼者予



嘗夜坐水亭雨初霽見草閒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溼蝦殼

葉玉巖云嚮在五臺山中夜閒見溼松皮有光呼從者拾滿一布囊蓋將持歸遺江南親戚故舊以示希有數日後視之則乾而無光矣笑而棄之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

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為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毳子謂毛之細者毳溫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毳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幽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臬粗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毳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為毳遂云褐毛布也毛



布乃今之斜氈價貴于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  
今之蒙衫卽古之毳衣裳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謂狐  
裘蒙茸之蒙俗作毯其實卽是毛衫毛訛爲蒙蒙又  
轉而爲毯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  
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  
氈氈氈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氈氈細者謂之氈  
氈氈者施大牀之前小榻牀之上榻而登牀者

漆器有所謂犀皮出西昆國訛而爲犀皮桂漿者出罽

漿國訛爲桂漿以此推之氈氈恐卽是渠搜國名音  
同而字不同耳西昆卽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昆也  
渠搜織皮出書禹貢

幘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頭幘音伏與幘被  
之幘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蓋以紅絹縛其頭卽  
今之抹額也帕首幘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

唐人幘頭初以阜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折桐木山子在  
前襯起名曰舉容頭以爲起于魚朝恩五代相承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七 老據  
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易以紗後又易以漆紗周  
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漆  
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  
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近時涼縑巾以竹絲爲骨如  
涼帽之狀而覆以阜紗易脫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見  
幘頭之製亦是展轉番騰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靴形想  
卽是今之罽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拓拔之名  
易拓拔爲柘易爲枝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  
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

胡撥四

鞞栗二字幽詩說文鞞作畢朱晦菴曰筆策元名悲栗  
言其聲悲壯也悲鞞畢三聲皆相近

鬚眉荀子作須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疏  
荀子云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火席名也楊倞云  
茲與髭同一作鬚龍茲卽龍疏鬚聲相近也

郊特牲云筦簞之安而蒲越藁鞮之尙左氏傳云大路



越席越戶括反今錢塘市肆所賣蒲合卽越也以越  
爲合聲之訛耳

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爲連枷枷乃打稻器非拂也

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以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

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舐觸牆垣爲溝以隔之故曰羊

溝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爲陰溝在庭

外可見者曰陽溝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祭音卽周易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

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云積子賜反今訛爲祭以委積  
停畱曰祭畱

禮記云天無二日孟子亦云天無二日乃若春秋左氏

傳云天有十日蓋謂十幹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堯時

十日並出莊子淮南子又從而附益其說雖皆寓言

不亦過乎或者曰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鬪者載之信

史不可謂無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

並出而鬪此必日初出時水中映日蕩搖上下不定

遂成兩日之相摩天安得有兩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為日陽中有陰也坎為月陰中有陽也張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漢張衡以為陰類其數偶烏有三跡陽之類其數奇愚謂兔自屬日所謂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著兔于月以為法象故其說有云月者藥也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兔妄矣今于數百步之外觀山上行人如白蟻之小及過數十里外山亦不見何況地去天數萬里之高

遠安能見月中之兔哉月中果有兔可見則不知此兔何等樣之大小也

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妙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乃此得非承前人之謬乎

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儀音娥今謂月中

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為羲娥謬之甚矣謂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則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



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朱晦菴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光之傳其惑久矣  
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  
月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直有是  
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宋蒼梧王使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  
殺汝遂爲玉夫所弑織女乃經星萬古不移豈有渡  
河之時蓋丹家運夾脊之氣上升崑崙頂中謂之黃  
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脈爲天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

陰陽交媾爾杜子美天河詩乃有牛女年年渡何曾  
風浪生之句張文潛七夕歌形容織女一宵之歡以  
爲猶勝常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騷人才  
士嘲風詠月不過一時之嬉耳甯復揆之以理織女  
星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宮  
人爲之耳猶眞宗之得天書天有書乎哉乃王欽若  
之徒爲之耳

黃河出于地上崑崙山東流至于磧石故夏禹導河自  
磧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隨天運轉晝夜不定豈得



學海類編  
與黃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天河與海霄壤高下之不同豈乘槎可到張華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見牽牛織女星可見其誕也

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儒者譏其誕天未嘗有缺縱有缺豈煉石可補况天體運轉不停從何而措手譏之誠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于丹田自丹田熏蒸達于腦中腦爲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卽黃庭經

所謂填腦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江東采石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故名采石以訛傳訛

女媧氏繼伏羲氏而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后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偶女高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哉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卽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



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后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爲婦人乎

朱晦菴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愚按西漢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嚮同席共牢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亦同席共牢蓋取乾父坤母之義此時未有塑像不故設位爾乃若山川之神與

天地神祇本皆無形今塑東嶽神爲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妾則不知娶何氏爲妻買何氏爲妾也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廟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于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爲否之初六亦猶城圯而其土復填于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縣隍廟可乎

呂氏春秋云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



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愚謂哀公所問蓋以夔爲獨脚鬼也或稱軒轅有四目唐堯有八眉道聽途說之不實街談巷語之失真皆此類也東漢曹褒傳云章帝語班固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必古有是語與孔子答哀公之意同夔乃虞舜時典樂教胄子者哀公以夔爲獨脚鬼也冤哉獨脚鬼乃山魃見道家烟蘿子圖連腋一隻脚故唐詩有山鬼趨跳惟一足之句豈可以夔爲異物哉

孔叢子曰土石怪夔罔兩國語云木石之怪夔蝸蝻未有所謂一足之說莊子乃云夔之一足其行踰踔注云夔一足獸如牛無角聲如雷黃帝殺之以皮冒鼓聲聞五百里怪哉

東漢西南夷徇國乃黃帝時槃瓠之種槃瓠之說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爲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一瓣香相對有彭浪磯今以小孤爲小姑彭浪爲彭郎謂彭郎娶小姑爲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妻江行者過其廟皆致敬也

溫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乃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合爲一廟杜拾姨爲誰乃杜拾遺也五撮鬚爲誰乃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拾姨豈不雌我耶近見廉司李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言春申君所居春訛爲奉申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王

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子伯牛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哉

真武卽元武宋避祖諱改元爲真夫元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壓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蚩尾蚩乃海鼉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晦菴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人披髮者蓋只是元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元武亦非是有四箇物以角星



學海類編  
卷之  
三  
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之下故為元武真宗時諱元故改為真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喙井星如冠故為朱雀盧仝詩頭戴井魁楊子雲言龍虎烏龜正是如此

元武即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元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為龜蛇蟠蚪之狀世俗不知

其故乃以元武為龜蛇二物

賈秋壑會客食鼈一客不食鼈問之則曰奉祀真武秋壑曰真武之龜不可以為鼈也龜鼈不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同戲之曰鰻與鰕鱓皆不可食象真武之蛇也蔗筍亦不可食真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秋壑亦笑

韓退之與軒轅彌明石鼎聯句云時于蚯蚓竅鳴作蒼蠅聲後人乃云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句雖工然蚯蚓安得有聲蓋不熟玩韓詩耳退之蓋謂鼎中湯



鳴如蒼蠅之聲非謂如蚯蚓之聲也蚯蚓竅乃石鼎之竅如蚯蚓藏身于泥中之竅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蟬善長吟于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謬矣按月令螻蛄鳴蚯蚓出蓋與螻蛄同處鳴者螻蛄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蛄爲螻蛄故諺云螻蛄叫得腸斷曲蟬乃得歌名

晦菴曰今以元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于其下已無義理而又天蓬天猷及翊聖作四聖殊無義理

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肺屬西方金而藏魄道家

乃有三魂七魄之說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曰非也蓋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蓋太元以三爲木四爲金也

蘇子由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云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據此則三焦有形久矣叔和既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謂聞之隱者云三焦卽黃庭也丹書以



學海類編  
心火腎火膀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極煨故曰三焦焦  
乃武火之謂也沈存中亦云黃庭有名而無形與叔  
和之說同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卽三焦叔和亦不知  
三焦卽黃庭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就從白  
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

丹書云奇經八脈惟任督二脈爲一身陰陽之海五氣  
貞元此爲機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  
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脈起于下極之脛  
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顛循額鼻至屬陽脈之

海運尾閭壽五百歲爲白鹿蓋通此督脈者也龜之  
壽亦然龜能閉息伏氣蓋通此任脈者也能通此  
二脈則貫尾閭通泥丸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  
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卽黃道乃日月往  
來之路在人身爲任督二脈乃呼吸往來之路

予曩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  
保生方三因方皆云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之  
時爲風所入自臍以上循膈喉攻至下脘齒齦當中  
作黃粟一粒疼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



出黃膿一點便啼便乳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  
按素問難經甲乙經皆云任脈者起于中極之下以  
上手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內外二景  
圖云上下齒縫中間齦交二穴乃任督二脈之會乃  
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脈故也  
木瀆酒肆吳其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藥不可療予授以  
一術極簡易但脅腹縮尾闔閉光瞑目頭欲帶右卽  
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問徧數行  
住坐臥皆爲之仍教以服既效方保真丸彼亦不服

但行此術不半年後見之疾已愈而顏如桃矣此術  
亦可療頭風

世傳三峰採戰之術托黃帝元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  
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  
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冰盆盛湯羽苞蓄火  
或以爲舐刀刃之蜜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華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祖之術悅一娼娼不  
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致卒予外祖閻邱公爲大理  
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



與夏侯攷無異丹家以為桶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  
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吸縮閉固是以一夕傾

此倒殆盡

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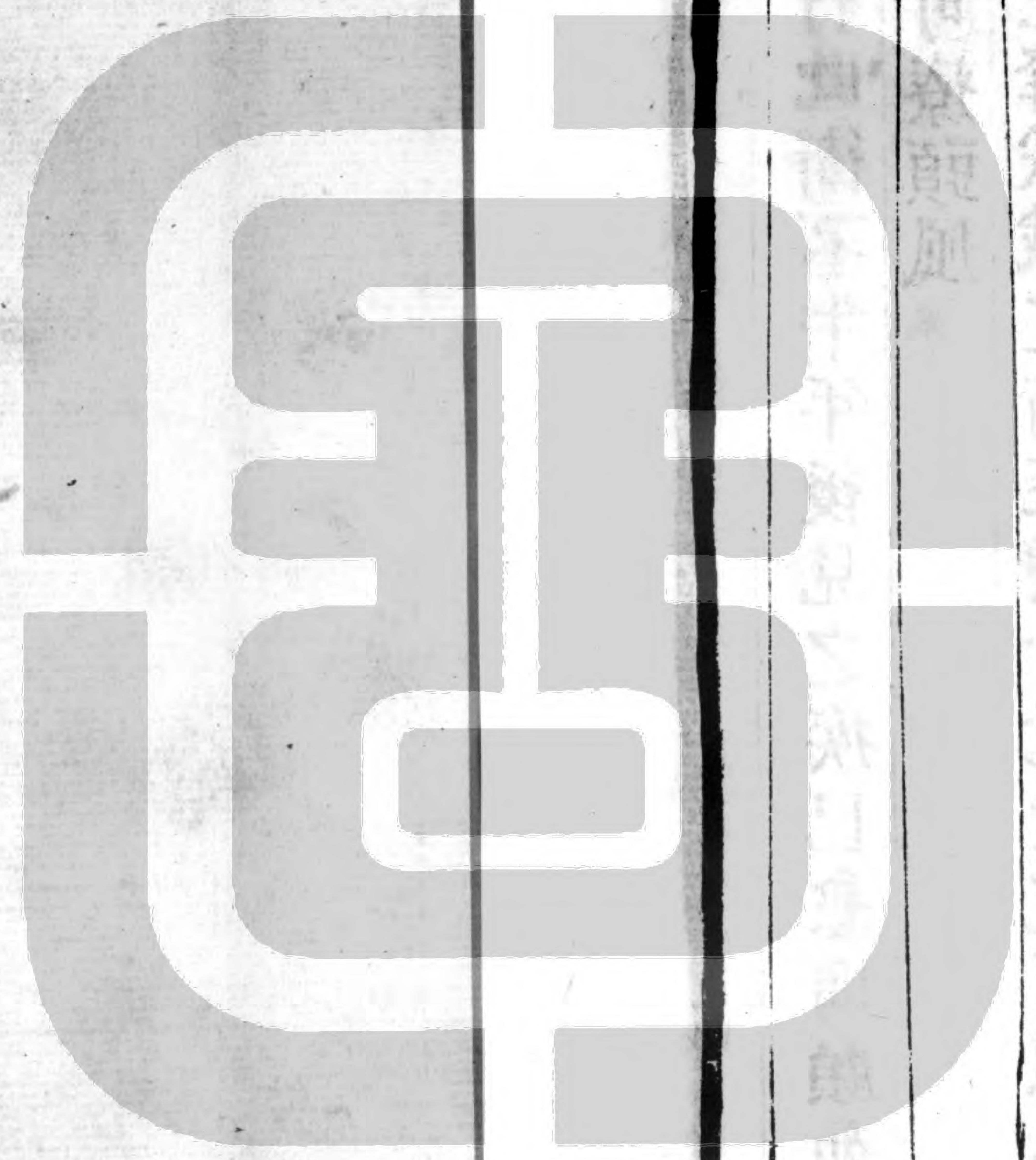
齊其

論之

世爵三

本回

時





程